

唐 宋 傳 奇 集
魯 迅 校 錄

人民文學出版社
一九五二年

唐宋傳奇集

目錄

序例

卷一

古鏡記

王度

三

補江總白猿傳

缺

四

雜魂記

唐玄祐

五

枕中記

沈旣濟

六

任氏傳

沈旣濟

七

卷二

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李吉甫

四

柳氏傳許堯佐

七

柳毅傳李朝威

十

李章武傳李景亮

十四

霍小玉傳裴防

六

卷二

古嶽瀆經李公佐

七

南柯太守傳李公佐

七

廬江馮嫗傳李公佐

八

謝小娥傳李公佐

八

李娃傳白行簡

九

三夢記白行簡

一〇

長恨傳陳鴻

一〇三

東城老父傳陳鴻

一〇九

開元升平源吳兢

一一四

卷四

鸞鷟傳元 積

周秦行紀牛僧孺

湘中怨辭沈亞之

異夢錄沈亞之

秦夢記沈亞之

無雙傳薛 調

上清傳柳 妙

楊娼傳房千里

飛烟傳皇甫枚

虬髯客傳杜光庭

卷五

冥音錄缺 名

東陽夜怪錄缺 名

靈應傳缺 名

卷六

隋遺錄卷上 頭師古

隋遺錄卷下 頭師古

隋煬帝海山記上 缺 名

隋煬帝海山記下 缺 名

迷樓記缺 名

開河記缺 名

卷七

綠珠傳樂 史

楊太真外傳上 樂 史

楊太真外傳下 樂 史

三七

三三

三四

卷八

流紅記張 賀

三五

趙飛燕別傳

秦

二七

譚意歌傳

秦

二三

王幼玉記

柳師尹

二七

梅妃傳

錢昆

二二

李師師外傳

錢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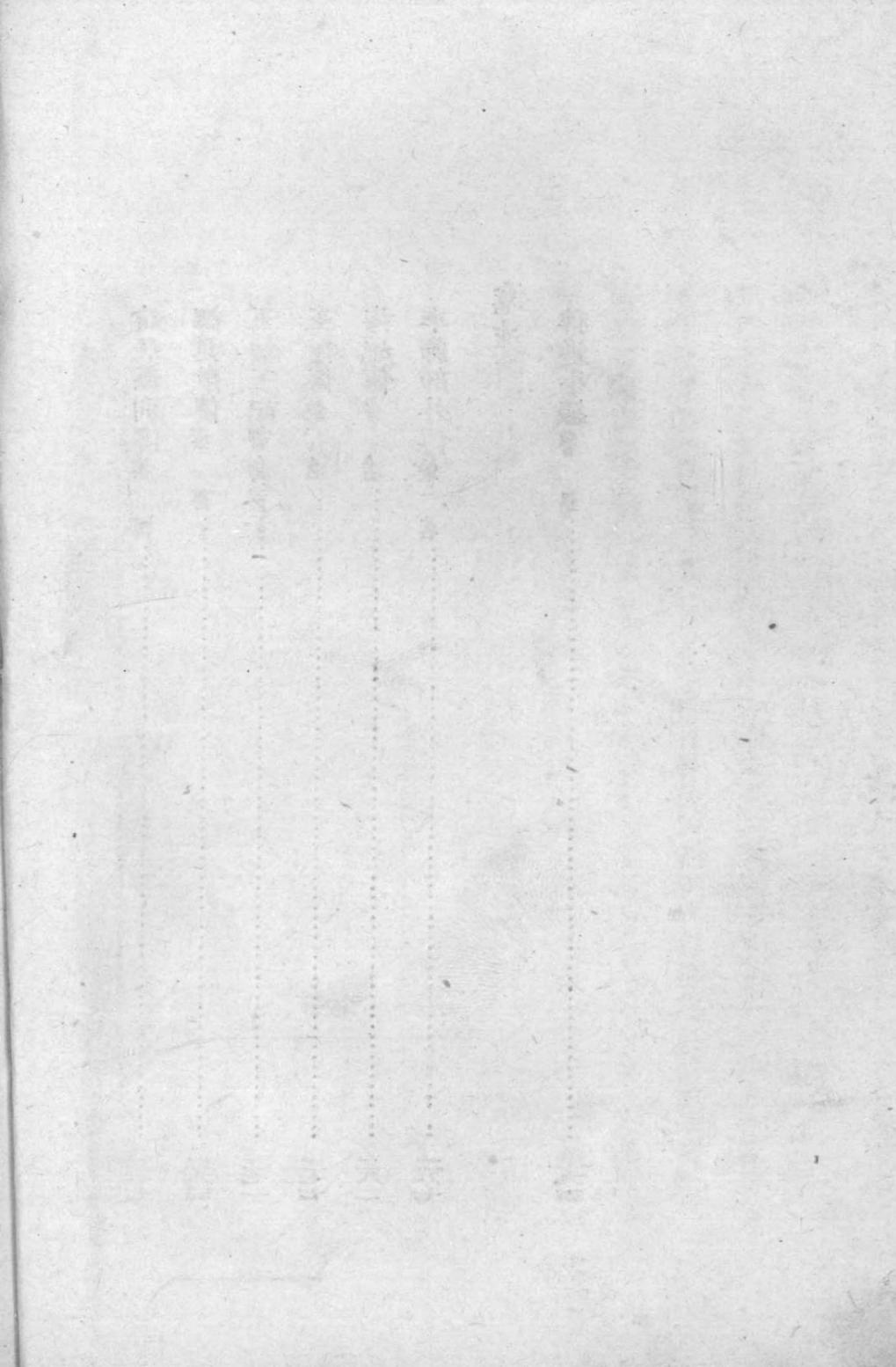
二七

卷末

稗邊小綴

魯

二九



序 例

東越胡應麟在明代博涉四部，嘗云：『凡變異之談，盛于六朝，然多是傳錄舛訛，未必盡幻設語。至唐人，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說以寄筆端。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，若東陽夜怪，稱成自虛，玄怪錄元無有，皆但可付之一笑，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。宋人所記，乃多有近實者，而文彩無足觀。』其言蓋幾是也。鑒于詩賦，旁求新塗，藻思橫流，小說斯燦。而後賢秉正，視同土沙，僅賴太平廣記等之所包容，得存什一。顧復緣賣人貿利，撮拾彫鐫，如說海，如古今逸史，如五朝小說，如龍威秘書，如唐人說舊，如藝苑掇華，爲欲總目爛然，見者眩惑，往往妄製篇目，改題譏人，晉唐稗傳，黥劓幾盡。夫蟻子惜鼻，固猶香象，嫫母護面，詎遜毛嫱，則彼雖小說，夙稱卑卑不足廁九流之列者乎，而換頭削足，仍亦駭心之厄也。昔嘗病之，發意匡正先。

輯自漢至隋小說，爲鉤沈五部訖，漸復錄唐宋傳奇之作，將欲彙爲一編，較之通行本子，稍足憑信。而屢更顛沛，不遑理董，委諸行篋，分飽蟬蠹而已。今夏失業，幽居南中，偶見鄭振鐸君所編中國短篇小說集，埽蕩煙埃，斥僞返本，積年堙鬱，一旦霍然。惜夜怪錄尙題王洙，靈應傳未刪于逖，蓋于故舊猶存眷戀。繼復讀大興徐松登科記考，積微成昭，鉤稽淵密，而于李徵及第，乃引李景亮人虎傳作證。此明人妄署，非景亮文。彌歎雖短書俚說，一遭篡亂，固貽害于談文，亦飛災于考史也。頓憶舊稿，發篋諦觀，黯澹有加，渝敝則未。乃略依時代次第，循覽一周。諒哉王度古鏡，猶有六朝志怪餘風，而大增華艷。千里楊倡，柳程上清，遂極虛弱，與詩運同。宋好勸懲，摭實而泥，飛動之致，眇不可期。傳奇命脈，至斯以絕。惟自大歷以至大中，作者雲蒸，鬱術文苑。沈旣濟許堯佐擢秀于前，蔣防元稹振采于後，而李公佐白行簡陳鴻沈亞之輩，則其卓異也。特夜怪一錄，顯託空無，逮今尤成陳言，在唐實猶新意。胡君顧貶之至此，竊未能同耳。自審所錄，雖無祕文，而曩曾用心，仍自珍惜。復念近數年中，能懇懇顧及唐宋傳奇者，當不多有。持此涓滴，注彼說淵，獻我同流，比之芹子，或亦將稍減其考索之勞，而得翫繹之樂耶。于是杜門攤書，重加勘定，匝月始就，凡八卷，可校印。結願知幸，方欣

已歎顧舊鄉而不行，弄飛光于有盡，嗟夫，此亦豈所以善吾生，然而不得已也。猶有雜例，並綴左方：

一、本集所取資者，爲明刊本文苑英華；清黃晟刊本太平廣記，校以明許自昌刻本涵芬樓影印宋本資治通鑑考異；董康刻士禮居本青瑣高議，校以明張夢錫刊本及舊鈔本明翻宋本百川學海；明鈔本原本說郛；明顧元慶刊本文房小說；清胡珽排印本琳琅祕室叢書等。

一、本集所取，專在單篇。若一書中之一篇，則雖事極煊赫，或本書已亡，亦不收采。如袁郊甘澤謠之紅線，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杜子春，裴鉶傳奇之崑崙奴，聶隱娘等是也。皇甫枚飛煙傳，雖亦是三水小牘逸文，然太平廣記引則不云出于何書，似曾單行，故仍入錄。

一、本集所取，唐文從寬，宋製則頗加決擇。凡明清人所輯叢刊，有妄作者，輒加審正，黜其僞欺，非敢刊落，以求信也。日本有游仙窟，爲唐張文成作，本當置白猿傳之次，以章矛塵君方圖版行，故不編入。

一、本集所取文章，有複見于不同之書，或不同之本，得以互校者，則互校之。字句有異，

惟從其是，亦不歷舉某字某本作某，以省紛煩。倘讀者更欲詳知，則卷末具記某篇出于何書何卷，自可覆檢原書，得其究竟。

一向來涉獵雜書，遇有關於唐宋傳奇，足資參證者，時亦寫取，以備遺忘。比因奔馳，頗復散失。客中又不易得書，殊無可作。今但會集叢殘，稍益以近來所見，併爲一卷，綴之末簡，聊存舊聞。

一、唐人傳奇，大爲金元以來曲家所取資，耳目所及，亦舉一二。第于詞曲之事，素未用心，轉販故書，諒多譌略，精研博考，以俟專家。

一本集篇卷無多，而成就頗亦匪易。先經許廣平君爲之選錄，最多者太平廣記中文。惟所據僅黃晟本，甚慮譌誤。去年由魏建功君校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長洲許自昌刊本，乃始釋然。逮今綴緝雜札，擬置卷末，而舊稿潦草，復多沮疑，蔣徑三君爲致書籍十餘種，俾得檢尋，遂以就緒。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，則已貽我于年餘之前者矣。廣賴衆力，才成此編，謹藉空言，普銘高誼云爾。

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。時大夜彌天，璧月澄照，鑿蚊遙歎，余在廣州。

唐宋傳奇集卷一

✓

古鏡記

王度撰

隋汾陰侯生，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師禮事之。臨終，贈度以古鏡曰：『持此，則百邪遠人。』一度受而寶之。鏡橫徑八寸，鼻作麒麟蹲伏之象。遼鼻列四方，龜龍鳳虎，依方陳布。四方外又設八卦，卦外置十二辰位，而具畜焉。辰畜之外，又置二十四字，周遼輪廓，文體似隸，點畫無缺，而非字書所有也。侯生云：『二十四氣之象形。』承日照之，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，纖毫無失。舉而扣之，清音徐引，竟日方絕。嗟乎，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。宜其見賞高賢，自稱靈物。侯生常云：『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，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，法滿月之數也。以其相差各校一寸，此第八鏡也。』雖歲祀攸遠，圖書寂寞，而高人所述，不可誣矣。昔楊氏納環，累代延慶；張公喪劍，其身亦終。今度遭世擾攘，居常鬱怏，王室如燬，生涯何地？寶鏡復去，哀哉！

今具其異跡，列之於後，數千載之下，倘有得者，知其所由耳。大業七年五月，度自御史罷歸河東，適遇侯生卒，而得此鏡。至其年六月，度歸長安，至長樂坡，宿於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，頗甚端麗，名曰鸚鵡。度旣稅駕，將整冠履，引鏡自照。鸚鵡遙見，卽便叩首流血，云：「不敢住。」度因召主人問其故。雄云：「兩月前，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。時婢病甚，客便寄留，云『還日當取』。比不復來，不知其婢之由也。」度疑精魅，引鏡逼之，便云：「乞命，卽變形。」度卽掩鏡，曰：「汝先自斂，然後變形，當捨汝命。」婢再拜自陳云：「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，大行變惑，罪合至死。遂爲府君捕逐，逃於河渭之間，爲下邦陳思恭義女，蒙養甚厚。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。鸚鵡與華意不相愜，逃而東出韓城縣，爲行人李无傲所執。无傲，麤暴丈夫也，遂將鸚鵡遊行數歲，昨隨至此，忽爾見留。不意遭逢天鏡，隱形無路。」度又謂曰：「汝本老狐，變形爲人，豈不害人也？」婢曰：「變形事人，非有害也。但逃匿幻惑，神道所惡，自當至死耳。」度又謂曰：「欲捨汝可乎？」鸚鵡曰：「辱公厚賜，豈敢忘德？然天鏡一照，不可逃形。但久爲人形，羞復故體。願藏於匣，許盡醉而終。」度又謂曰：「藏鏡於匣，汝不逃乎？」鸚鵡笑曰：「公適有美言，尙許相捨。藏鏡而走，豈不終恩？但天鏡一臨，竄跡無路，